

中式《蝙蝠》让观众从头笑到尾

黑妹

没有凄凄惨惨的眼泪,没有感动天地的爱情,100多年前维也纳一个阴差阳错的喜剧故事,让身处21世纪、远在中国的观众也捧腹大笑。6月3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出品的约翰·施特劳斯基歌剧《蝙蝠》在京揭开面纱,这也是这部轻歌剧代表作首次以德文演唱、中文对白的方式走进中国观众的视野。层出不穷的诙谐桥段、优美动听的施特劳斯音乐、意想不到的舞台呈现,都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歌剧体验。

“头”“尾”超乎寻常

国家大剧院版《蝙蝠》最独特的地方是对这部纯粹的“洋歌剧”进行了本土化的中国式处理,对剧本进行了实验性的中国“剪裁”,尤其让中文对白部分凸显出了极为饱满的喜剧效果。一晚演出下来,“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萝卜不大长在葱儿上,蚊子再小也有肉”“都是浮云”等精心设计的中文台词,不时引得现场笑声阵阵,拉近了这部歌剧同中国观众的距离。而全剧中源源不断的喜剧桥段及笑料包袱更让观众从头笑到尾,越看越开心。

毫无疑问,点燃观众热情的另一大“法宝”就是约翰·施特劳斯基音乐了。从《蝙蝠》序曲到“笑之歌”等各式风格的咏叹调,全剧结束时居然上演了《拉德斯基进行曲》作为返场,观众犹如穿越时空来到了金色大厅,一首首优美上口的圆舞曲、波尔卡如春风拂面,让人心情愉悦。

全剧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则是妙趣横生的一“头”一“尾”:开场,男高音阿尔弗雷德突然从乐池中“冒”出来,无限沉醉地唱起了“High C”;结尾处,陈佩斯饰演的狱卒铐走了指挥李心草,并抢过



么红与莫华伦颠覆形象

他手中的指挥棒,装模作样地当起了指挥,于是,乐池成为了颇具新意的表演区,而台下观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桥段逗得前仰后合。

么红、莫华伦颠覆形象

国家大剧院版歌剧《蝙蝠》云集了么红、莫华伦、梁宁等中国歌剧界响当当的“头号明星”。而他们此次在剧中的演出却让人大呼“意外”,完全颠覆了原来惯常所扮演的角色形象,从声音、外形到表演都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塑造,令人印象深刻。

么红曾屡次饰演《图兰朵》中的柳儿、《艺术家生涯》中的咪咪以及《弄臣》中的吉尔达等,几乎全部是纯洁而悲情的少女,这一次她却成了一位边忙着偷情边忙着捉奸的俗气妇人,夸张而搞笑的肢体动作让人充分领略了她深厚唱功下极具爆发力的表演天分;而一向被看做是“王子专业户”的莫华伦此番同样戏路大改,将一个被捉弄、被戏耍的花花公子演得惟妙惟肖,正如莫华伦



陈佩斯饰演的狱卒

所说:“我要让人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莫华伦。”

随着剧情的展开,第一幕的喜剧效应也不断“升级”。最大的亮点便是伯爵在将要离家时与妻子、女仆所唱的一段三重唱《我不得不独自留下》。三人各自心怀鬼胎地演绎着假惺惺的悲伤之情,舞台空间的巧妙分隔将三人的内心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当他们都站在客厅时,每个人都口是心非、佯装哀伤,但一回到各自的空间,表情动作便立刻“切换频道”,让喜剧效果达到极致。

“鼠小姐芭蕾”风格奇妙

第二幕是《蝙蝠》最具看点的段落,也是歌剧史上的经典桥段,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场面宏大,是歌剧舞台上最盛大的狂欢场面之一。在《蝙蝠》诞生的100多年间,世界各地的每个演出版本都会在这一幕大做文章,比场面、比制作、比创意。

在国家大剧院版《蝙蝠》中,不仅演出氛围轻松诙谐,舞台色彩也呈现一派明媚、艳丽、夸张、浓烈的奇妙风格。水粉、翠绿、玫红……调和出一种强烈的喜剧“气场”。而第二幕中的超大酒瓶、大棕熊、哈哈镜等极具想象力的布景道具也为舞台增添了“超现实主义”的梦幻元素。导演史蒂芬·劳利斯强调:“酒精推动了全剧的发展。当所有人都喝醉时,眼前便会会出现一些幻觉。我正是用‘超现实’的手法来表现醉色眼中的世界。”第二幕中最出色的一笔便是别出心裁的“鼠小姐芭蕾舞”:一向高贵的芭蕾舞演员变身成活泼可爱的“老鼠姑娘”,带着小老鼠的面具,拖着细长的尾巴,轻盈优雅地跳出整齐划一的姿态与舞步,优美、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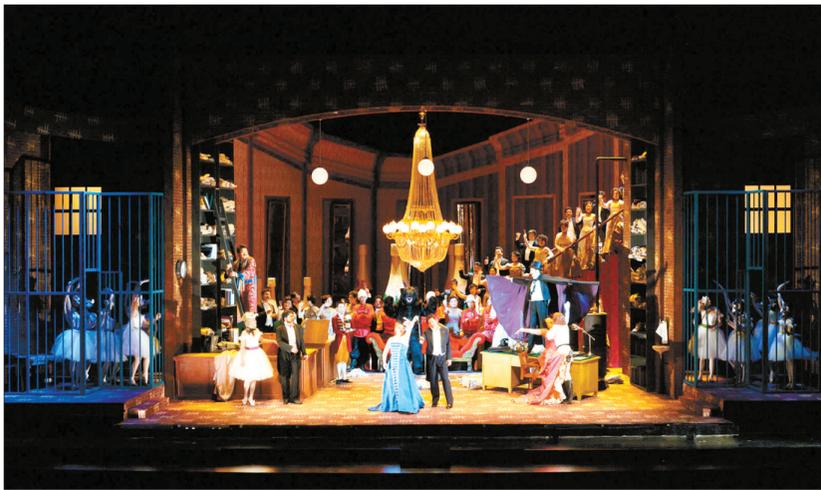
狱卒陈佩斯:配角儿也抢眼

第三幕是《蝙蝠》中最点睛的部分,一切误会和圈套都在这一幕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其中

的“压轴”角色无疑是出演狱卒弗洛什的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虽然他仅仅出场20余分钟,但精湛的演技、绝妙的对白,将这个可笑的小人物演绎得出神入化。陈佩斯一出场便笑料百出:抱着嫩布幻想女人、学唱咏叹调《我的太阳》、醉醺醺地拿起一只老鼠当电话、将男高音耍得团团转,把上司骗得云遮雾罩,最后还用一副闪亮的手铐带走了正在指挥的李心草……虽然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小配角,却再次让人想起了他的那句经典台词:“配角儿也照样抢眼。”著名编剧史航在看了他的表演后连连赞叹这位中国“卓别林”浑身是戏:“虽然是个配角儿,却把一个小人物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心理活动和动作特征诠释得丝丝入扣,折射出维也纳这个大监狱的可笑和滑稽。”

“《蝙蝠》就像你曾经梦到过”

首演当晚,该剧谢幕时的爆棚效果,再次证明了这部经典轻歌剧的生命力。戏评人刘彦高表示:“国家大剧院的这版《蝙蝠》很具实验性,从剧本的本土化处理到导演的处理手法,再到陈佩斯的跨界出演,都能看出这种实验的探索和尝试,而且这种实验是比较成功的,很容易拉近中国观众与歌剧的距离,没有任何隔阂,大家都笑得真诚而放松。”著名编剧史航也认为:“《蝙蝠》堪比莎士比亚的风俗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从前很多人以为歌剧是二维艺术,通过这版《蝙蝠》你会发现它也是三维的,这个舞台生动得就像你曾经梦到过。”



《蝙蝠》剧照

艺术·院团

“一个演员默默地走上漆黑的舞台,一束追光亮起,演员刹那间成为所有观众目光的焦点……这真的是一种神奇的感觉。”1996年,还在高中中的赵森下定决心要真正体验一次这非凡的神奇,于是在大扫除结束后的教室里,“三拓旗剧社”诞生了。

三,三人为众;拓,开拓进取;旗,旗帜、带头人。赵森的“三拓旗剧社”雄心勃勃地成立了,但召集社员却成了剧社的第一个难题。“人家凭什么跟着你干?得挨个儿做工作。”赵森用学校附近大石桥底下5毛钱一串的羊肉串和麻辣烫,“连蒙带骗”地招到了5个人。

虽然终于有了追随者,但是“剧社到底要做什么东西”他们却并不知道。于是,赵森决定带大家看戏。他们第一次走进北京人艺,用学生证买了《小王子》的票,20块钱。“大家第一次看到把这种迷幻的戏放在舞台上,都很激动。我要想方设法告诉成员我们要做的这些东西有多可爱。”

之后,赵森带着他的“三拓旗剧社”有模有样地排练起来。班会、家长会、学校汇演……这个小小的剧社总会大出风头。有一年,学校组织文艺汇演,“三拓旗剧社”愣是拿出一个30分钟的大小品《战争与人》,讲述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故事:在战场上,士兵们的敌人不是人,而是战争死神,为了和他作战,很多人死了,终于有一个士兵招死了战争死神,他却再也不能回到亲人身边,只有一只鸽子飞了回去。

赵森和“三拓旗剧社”用诗意演绎哀伤的幽默

本报记者 刘森

高考前夕,赵森毫不犹豫地填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因为那个满是爬山虎的大学,一直让他魂牵梦绕。但是,苦苦等了3年,一再落选的赵森才如愿以偿。

在赵森考学的那三年,“三拓旗剧社”一直处于尴尬的休眠状态。赵森终于被中戏录取,也让“三拓旗”重整旗鼓并且脱胎换骨——剧团成员从不知表演为何物的懵懂高中生变成了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以前编词、舞美、导演、剧务、演员一肩挑的赵森开始进行团队的分工合作。

2002年,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的作品《萨勒姆女巫》上演。赵森和朋友傅若岩负责在剧场外卖戏单,在边卖边合计中,《伊库斯》诞生了。正是这部作品,让赵森在当年的大学生戏剧节上大放光彩,也让“三拓旗”走进了真正的剧场。作为导演的赵森在《伊库斯》宣传单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之后不久,英国O团团的《三

么看,这个戏我们看懂了,我们很喜欢。”

2007年,肢体剧《达人未爱狂想曲》面市,依旧没有台词,7个演员完全用肢体讲述了4个故事——三流女演员租住刻板男白领的房子;穿着光鲜的公司主管暗地里忙着网络相亲;结婚两年的小两口开始面临感情的裂缝;儿子暗恋中,老爸传授恋爱心经。这部“让成年人笑着落泪的都市童话”意外地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为赵森赚到了第一桶金。

之后,《东游记》、《壹光年》、《2008罗密欧与朱丽叶》、《鬼马电梯》等等,赵森几乎是不停歇地让观众惊喜。他的创作灵感似乎永远不会枯竭,因为这些灵感都来自生活中那些不经意的细节。

“有一次我去香港旅游,在机场看到很多送别的场景。其中有两个人在关口紧紧拥抱了好久。之后,一个迅速转头离开,另一个依依不舍地进港。走出很远,迅速离开的那个人才慢慢转过身,对着空荡荡的关口看了许久。”赵森总是从这样的细节中寻找故事。

每一部作品,赵森都会给观

众讲3个以上的短小故事,而每一个故事在欢乐的外表下,总是隐藏着淡淡的悲伤。“幽默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糖衣炮弹’,让大家欢笑只是我们的一种手段,我们最终想对观众传达的是哀伤的悲剧性。只有悲剧才能促使人思考。”而以“诗意的身体”智慧,在近乎哑剧的“精彩想象”中包含某种“哀伤的幽默”,也成为赵森恪守的风格。

但对于赵森和他的肢体剧,观众们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家都说你很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有争论是好事,其实大家在争论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肢体剧。”面对批评,赵森从容了许多。

赵云红独唱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作为“中澳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赵云红6月5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了独唱音乐会。

本次音乐会由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中国音乐学院主办。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声乐系歌剧教研室副主任赵云红,先后演唱了莫扎特《我们赞美你》、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选段、歌剧《雪娘》选段、歌剧《浮士德》选段、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等,汉语、意大利语、俄语、拉丁语、英语多管齐下,切换自如,展现出这位俄罗斯声乐学派中国新一代领军人物精湛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肢体语言亦丰富多彩,配合演唱曲目的情节经常有一些“小动作”,增强了视听效果,令观众沉醉,鼓掌欢呼。

北京第十四届学生艺术节优秀剧目展闭幕

本报讯 (记者刘森)6月1日,2011年国家大剧院北京青少年艺术节暨北京市第十四届学生艺术节优秀剧目展示闭幕音乐会举行。音乐会分上下半场,由在本届学生艺术节上获得金奖的两支交响乐团分别担纲。

音乐会上半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交响乐团演绎了《红色娘子军组曲》、《红星歌》、《白毛女组曲》3首经典曲目和有着浓郁西藏风情的《热巴舞曲》。小乐手们的演奏一丝不

话剧《柔软》将三度上演

本报讯 (记者成长)6月2日,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先锋剧作家廖一梅携演员郝蕾、詹瑞文等,在北京举行了话剧《柔软》南巡回演庆功仪式暨北京保利三度公演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柔软》将于6月21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三度上演。

话剧《柔软》是孟京辉与廖一梅合作的“悲观主义三部曲”完结篇,讲述了一个绯闻缠身的年轻女医生和一个性别模糊的年轻人纠结的情感和微妙两性关

纪念李万春百年诞辰演出将办

本报讯 (记者成长)今年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百年诞辰。为纪念这位京剧武生的一代宗师,由中国国家京剧院和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主办、北京阳鸣艺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办,将于7月22日和23日举办两场大型纪念演出,再现李万春代表剧目《古城会》、《神亭会》、《九江口》。

演出剧目将由李万春的两名孙辈——国家京剧院李阳鸣、内蒙古京剧团李继春担纲。此外,国家京剧院还将组织李阳鸣

等青年演员团队走进大学校园,为大学生们演出经典剧目。李万春是京剧艺术领域在武生表演方面的集大成者。他一生所演出的剧目有480多个,在舞台上成功塑造了黄天霸、武则天、关羽、林冲和美猴王等艺术形象,有“活关公”“活武松”“活猴王”的美誉,开创了武生行当中的“李派”。李万春也是一名京剧教育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和其父李永利创办了鸣春社,培养了“鸣”“春”两科近百位京剧人才。

艺术·言论

前一阵网上流行过一句相声段子:“不想当裁缝的厨子不是好司机。”这话怎么琢磨都弥漫着一股胡三幕四、始乱终弃的味道。不过现在流行跨界,好多人干什么不愿意吆喝什么,总喜欢在业余领域插一脚,还非要摆出相当专业的架势。

文艺圈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唱歌的忽然改演戏了,演戏的一下成导演了,诗人改当作曲了,作家改行画画了,并美其名曰歌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导等等多元发展云云。更有甚者,扬言要当主持人里最能唱歌的,歌手里主持最好的,作家里最能唱京剧的,画家里最能编剧本的……发誓要在行业之外大放异彩。

跨界,追根溯源,或能跟某些动物的自然属性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话说某些动物可以两栖,自诩为地球上更高级一级生灵的人,自然要追求更高的境界——三栖、四栖、五栖……如果真是偶尔为之的业余露一手,不但无可厚非,还颇有小酌怡情的感觉,谁没有点兴趣爱好吧,如果屡屡挂着羊头卖狗肉,矢志成为杂家,跨界上瘾,其结局只能是沉醉不知归路了。

君不见,有些著名主持人酷爱在自己的节目里对着镜头高歌一曲,除了声音很露怯很业余,表情和动作都装得跟歌唱家别无二致,可见私下里对形神的模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此番心思用于主持业务将如何?又如,有的演员在参加访谈节目时,每每不忘让栏目组提前备好笔墨纸砚,煞有介事地直插一下其挥毫泼墨的书法创作,对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崇拜目光的期待溢于言表。还有,在一些情节简单、剧集冗长的电视剧里,真能发现“三项全能”的神人——导演、

领衔主演、主题曲演唱等诸多重任一肩挑,不知到底是因为经费有限,还是太急于在各方面都崭露头角。

以上种种,大抵都可归入广义的“跨界”,但跨来跨去始终没有脱离文艺圈,最多算是踩着小碎步在跳舞毯上小打小闹,凡夫俗子若想实现三级跳式跨界,还真比蜀道还难。真正实现了的,以天才冠名亦不过过,比如达·芬奇。

见诸记载的文字大多这样介绍达·芬奇:达·芬奇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同时还是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

以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达·芬奇的头衔一张名片印不下;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而言,达·芬奇大脑的研究价值,至少应该不啻于爱因斯坦的大脑。

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如此精彩纷呈的人生,为何却无“达·芬奇出品”的著名音乐作品、药剂著作以及类似牛流马的伟大发明传世?症结就在,达·芬奇的主业太过精湛,《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这些艺术史上的拱顶之石光彩太过耀眼,乃至于他在其他领域的“工匠”身份都被杰出画家这个名号抵消了。

再看文艺圈里活蹦乱跳、高歌一曲,除了声音很露怯很业余,表情和动作都装得跟歌唱家别无二致,可见私下里对形神的模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此番心思用于主持业务将如何?又如,有的演员在参加访谈节目时,每每不忘让栏目组提前备好笔墨纸砚,煞有介事地直插一下其挥毫泼墨的书法创作,对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崇拜目光的期待溢于言表。还有,在一些情节简单、剧集冗长的电视剧里,真能发现“三项全能”的神人——导演、

跨界猛于虎

忽忽